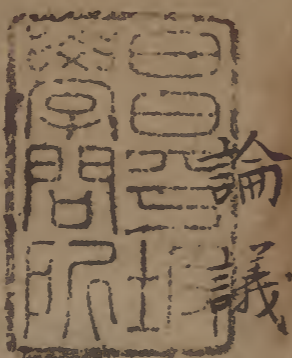


唐文粹

三十七之九



庫	文	開	内
函	三六	三七九六	漢書類
架	冊	號	

庫	文	開	内
函	三六	三七九六	漢書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6
冊數	36(16)
函號	363 41

十六 共三十六

總集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唐文粹卷第三十一

論丁總十

吳興姚

首
漢華文庫
纂

兵刑四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斷刑論 柳宗元

臨御四

機權論 李德裕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諒諍一

忠諫論 李德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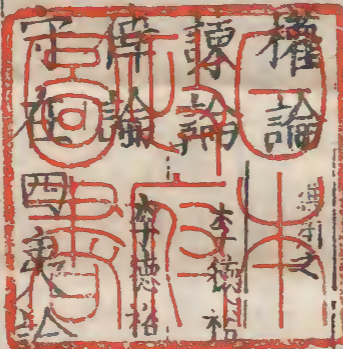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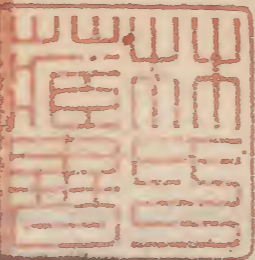
變惑二

近侍論 李德裕

竊論 元結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暴有



唐文粹卷第三十一

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惜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感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鄰也攻以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

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辟姝媼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悖悖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以奢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

以伎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
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
德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
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
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
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
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西
東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
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
戈朽鈍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
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崑岸抑揚自以為廣

天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顛顛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
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顛天時之不利
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
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
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
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
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
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
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
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

机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綠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莫後僚夕思乾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入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勇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井序

杜牧

其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畧辟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反疾忽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

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
則公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
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屯辦呼臆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
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
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
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
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
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
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
車馬剝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
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天下北平是不蒐練之過
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以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

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
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蠹已虛此不責寔料食
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
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
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益矣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外死
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
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
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
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
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
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
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

蓋五賊不去也長慶初盜據于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賊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偽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為之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欲速而必以秋為善必俟春夏而後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偏也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

不善者必懈為善者必心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所謂天也非所謂天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

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瘁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太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

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謂聰明睿智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

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
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
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
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
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
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
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
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
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
寡未逢於時則虐其事
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
雖離婁之明不可視烏
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
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
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
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
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
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
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羸
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
也設今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

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志大義而顧小節
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
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
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
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
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
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
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
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
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
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
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
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

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
止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
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
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
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鄭戾處位
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
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趙酈生殛逐田橫
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
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願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
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彛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
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
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
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

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
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
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陝相是
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
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
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
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
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
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
機則仇讎變為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
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
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

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末世匹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什一居云知幾其神乎有言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當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日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攸心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而為則道德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義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焚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暹日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天地也天

地尚或用之而况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
能力行而躋於聖烈微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
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
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
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
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瘳則善無以彰矣
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
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
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
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而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
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阜
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
得賢像乃刻相而求之商之中與賴善權之主也文王

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
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
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
執信而循常則傳巖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不用棟
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
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
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
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羹里也父雖至
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
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赴
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
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
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

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讓首布衣見景公景公
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
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
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
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
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勲垂於史
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
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
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
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寃不其偉歟
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
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
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

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弈碁焉或取或捨或進或
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
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
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彊強而
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知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牙爪
則充群獸之腸矣禽毀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
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扼萬乘之國
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
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
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
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
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

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三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諂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人曰衣布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辭多技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

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鮑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大絕大漠而盪葷猊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

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
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
關張遠矣天寶未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
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
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
斯恨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也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
拒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
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
寐不安庶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
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
辭婉欲全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啟大

隧以成莊公之孝舍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
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
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八客不激主
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
帝欲御樓彤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
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
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
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
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
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
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
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
子焉敢相迓有以見君寸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靈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煩顛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八之文武及開先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寤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寤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寤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寤則假寤其言似不然主而若忠信快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辯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

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知
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
寤良氏子孫世在于邠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
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
何止侍中司諫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
不如邠侯夷奴耶

唐文粹卷第三十七

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成總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前賢四、夷齊四皓優劣論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呂溫

三名臣論李翰

三賢論李華

失策四、漢斬丁公論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李德裕

張辟強論李觀

晁錯論李觀

降將一、李陵論

使臣一、張禹論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省試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取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
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
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微於道而功可
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

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
賴非四皓歟歟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
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
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
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
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
能行者老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
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
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羸
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
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
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
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

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紆四皓見賢於子房夷
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
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
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
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
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
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
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
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繆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
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

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
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
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
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
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
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
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
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
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理理資漸
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
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
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
欺二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

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
之和平自適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
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
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肅吟自比管仲
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
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於
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
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况議大賢然執律
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
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
不迨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其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逼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劔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歟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微功事讎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丘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始非王臣之良

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大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臣尚不敢侵其臣諫而況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乎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

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
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
魏門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
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派亞也
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
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
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
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
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纒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
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
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
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八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
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於四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
况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一止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
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恠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
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
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
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八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
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
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
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
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歎折
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
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

物蕭病貶惡太亟將大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
循朋友之急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
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
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
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
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
偏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
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
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
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
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
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

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
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
不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
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智
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
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
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
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
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
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
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
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
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而不流

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嶠伯高舍大雅之
業嶠族子丹叔南城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
靜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挺敏而安
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
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
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
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
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吉且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
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第霸
士會峻清不雜隳西李廣敬一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
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謹言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
宗季長寧靜不渝穎川陳兼一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
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知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

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
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
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
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
於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
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
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
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
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
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
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
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
衍睦於二文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

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
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
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余知三賢
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
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也上有過諍於公不
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
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
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心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
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士口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
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
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坦然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

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
有間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佞求其捨也有愛
不可佞佞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
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
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一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
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去什不利則亡者也則丁
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立有猜悞辯說疑懼者
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
陰逆矣淮陰謂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
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
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索奩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索奩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

在與在主亡與亡盜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
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
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
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
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
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
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盜雖明其無罪所
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揚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
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
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素公者難與並為仁
矣盜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

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
不昧矣

張辟強論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
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
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
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
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
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
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
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
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
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

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言誅呂豈不艱哉頓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中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

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入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切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登公吳還乃獻歛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

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
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意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
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
使將及括夫律毋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
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柰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
且使括毋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
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
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
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來盜昧在
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
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

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
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
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
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
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
秋所以美狼曠天甚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
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
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
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噴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
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
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
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
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

輕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甚寢饋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慮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畜於泰山生或輕于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謂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狠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

而後許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饒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與如存之感况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可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鴟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伐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摠十一首

吳興姚

鉉

墓

郊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

丘議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陵寢

唐太宗皇帝配天

議

帝拾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齊

宗廟遷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韓愈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

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於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

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畧運來周惟揆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言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傳孝忠進奏曰唯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敬祖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百又后次祖顓頊而郊鮌續禹黑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相文王貞明自士一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公太公曰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

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高祖宗祀太宗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膺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太祖高祖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

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堂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備以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二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上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祭祀以配

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禘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諸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

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帝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述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濟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

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而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尊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

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
合祭於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
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
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
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
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派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
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
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
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
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
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

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一廟於京師
臣又以為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以去廟為祧
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也昔者魯立煬
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
也合食則禘與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
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
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
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
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

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
祭甚頓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
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
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
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
以為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
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
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
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
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

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
穆合食無禘禋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
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
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
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晉不
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
帝時然後征西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
宋初永和帝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
請特築一室堂以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
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
梁陳比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
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
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占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

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
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
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
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
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
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
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
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
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
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
上奏請下百僚會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

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
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
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一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
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一別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
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
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丁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
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
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祫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
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
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觀八年
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儉劉執同
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
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

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殿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今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如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

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說其所習好惡同異遂令歷代祀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且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如外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且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

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

讓受終之後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義篤尊
尊之道度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
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
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
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
陳四廟之制述三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
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鳩慕踰匹夫之
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
則臣等奉述叢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
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
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
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

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宜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
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群經之明文從累代
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
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
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
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
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父之高義德薄者
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
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
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籩豆之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

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麩汙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棄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宜貝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釧俎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云云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

女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朝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畧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釧釧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為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楹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朝之不同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菲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哂也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十八過也未如今制何所依

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司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鼈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

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
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
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
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云也
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
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
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
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嗜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
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
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
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
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以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
飲二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

雖平生所習求神無方向必師古籩豆可去而盤盂杯
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
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
則象用之宗廟後嗣可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
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
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
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
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
父曰郊禘不過鬯粟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
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
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
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

敢忘舊制

同別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齋衣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冬不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醯醢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曲但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二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成禮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藜味有登加蓬爵則

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直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推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无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真久遠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明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

下亦已矣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責靜或非
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
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并泉在下汲引為
易饗獻之禮元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饗
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滌也又曰不敢
用常藝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并以備薦羞所謂
絜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
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
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
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
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
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駘
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一不以言揚蓋取其人
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駘奔
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
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
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
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
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
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
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
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
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

唐文三十九
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蠶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在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夫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